

清儒學案

世章



九四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六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二

王先生爾膺

王爾膺字襄哉號止庵一號泡齋掖縣人諸生自幼開敏篤學好古卓爾不羣老師宿儒咸驚歎以爲不可及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經史經宗漢學嘗云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輔嗣衛馬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其讀史也以正史爲主而旁

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  
續後漢書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  
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  
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炯林禹吳越備史  
勾龍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偁東  
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三朝北盟彙編葉紹翁四  
朝聞見錄徐夢莘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  
事略凡此諸史皆當參互考訂以知其得失其持論可謂博而

篤矣著有止庵詩泡齋集

參山左詩鈔小傳  
漢學師承記

### 牛先生運震

牛運震字階平號真谷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薦試博學鴻詞  
以文逾格報罷選授甘肅秦安縣知縣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

治設隴川書院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兼攝徽縣又攝兩  
當調平番輯和番夏鎮撫兵民甚著威惠上官稱其能既罷官  
留主皋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歸里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  
論文義搜考金石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皆推  
重焉著有周易解九卷詩志八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隨筆十  
九卷孟子論文七卷史記評注十二卷讀史糾繆十五卷空山  
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邵陽褚千峯峻嘗搜求金石之文據  
所親見手自鉤勒鐫於棗板先生各系以說其假借通用之字  
亦略訓釋又增以巴里坤新生裴岑紀功碑改名金石圖乾隆

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三

參孫星衍撰墓表  
四庫全書總目

文集

幽雅幽頌辨

按周禮籥章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迎寒祈年於田祖歛豳雅以樂田峻祭蜡則歛豳頌以息老物鄭康成註豳詩豳風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康成箋豳詩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豳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蓋以其道情思者爲風以其正禮節者爲雅以其樂成功者爲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一篇之中備有風雅頌也今以其詩攷之豳詩言寒暑之事吹之以逆暑迎寒誠曰可

矣于耜舉趾不類祈年之文何爲吹之以迓田祖彼牽男耕婦  
饁以爲男女之正而雅之似矣第詩之言男女以正者莫如二  
南又未見其爲雅也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  
爲頌其說又似矣白華采綠可謂道情思之至者而胡不爲風  
采蘋采蘋可謂正禮節之大者而胡不爲雅南山甫田並有報  
以介福之文棫樸行葦皆有以介景福之說可謂樂成功矣而  
胡不爲頌且一篇之中首尾相應本不可以割裂乃剝取其一  
節而偏用之恐無是理况鄭氏註周禮則以七月首章有風有  
雅而以穫稻作酒躋堂稱觥皆歸之頌註豳詩則又以首二章  
爲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爲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  
爲頌均之豳詩猶是康成而詩箋禮注自相弋矛如此則其說  
固有牽合傳會而不可通者矣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

篇爲幽雅蓋以其有擊鼓以迓田祖之文也思文噫嘻豐年載  
芟良耜等篇爲幽頌蓋以其爲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也朱子  
詩傳引之而以爲未知是否夫幽國也風有國而雅頌不得有  
國雅則周雅頌則周頌而胡爲摘取數詩而列之幽邪琴瑟擊  
鼓以迓田祖似乎與祈年于田祖者相近秋冬報賽似乎與祭  
蜡息老物者相通然大田甫田多稱曾孫噫嘻直言成王類係  
周興以後之詩未見其爲本舊俗陳先公而有明文以證其爲  
幽者况雅頌之中凡爲農事作者頗多何不一一冠以幽號邪  
且幽詩祇有一篇而幽雅幽頌連章累篇尤屬不倫其不可爲  
典據也審矣然則幽雅幽頌如之何而得其解之近似邪曰吾  
讀周禮籥章其意可覩也籥章言敝幽雅而不言歌幽雅言敝  
幽頌而不言歌幽頌此以音節言而不以體格言也徒歌曰歌

比竹曰吹歌則文意體格屬焉吹則以調不以體風雅頌之有體也此有定者也風雅頌之有調也此無定者也有定則風不可以爲雅雅不可以爲頌無定則風可爲雅亦可爲頌一詩而備三體此其不可通者也一詩而備二調此其可通者也如大戴記投壺篇所謂雅詩可歌者八篇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鵲巢以下六篇皆風也而謂之雅漢杜夔傳曰舊雅有四曰鹿鳴文王伐檀騶虞其二篇皆風也然則風可爲雅矣而豳不可爲雅邪豳可爲雅而獨不可爲頌邪且縣蠻黍離其體相近而一則爲風一則爲雅者其調異也故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此其於理有可據而於文有可徵且如晉唐之西洲曲清平調詞句不同而音節同近世之西廂記而有南曲北曲之異詞句同而音節



清傳 卷之二 九夏  
四  
不同笙詩鼓節不關文字移宮換調別有妙理然則豳雅豳頌  
之說其爲豳風變調無疑也風有風之音雅有雅之音頌有頌  
之音豳詩一篇而三調具備故籥章擊土鼓而吹之樂田峻宜  
雅則吹雅息老物宜頌則吹頌皆以本風俗之淳厚寫王業之  
艱難吟咏情性以興神物動盪音節以感庶類此以見王澤之  
深遠不容盡泯而詩章樂調相輔而行而可以彰世教垂萬古  
者也

### 九夏辨

周禮鐘師奏九夏謂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  
騶夏此九夏之目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  
一名渠呂叔玉謂時邁執競思文卽肆夏樊遏渠乃九夏之三  
也朱子拘於杜子春之註謂戶出入奏肆夏而時邁爲巡守之

詩牲出入奏昭夏而執競爲祭三王之詩四方賓來奏納夏而思文爲郊祭之詩文義兩不相符疑非周禮九夏之三豈知古之樂歌用不一致文不必其專屬義無取乎悉當且如鵲巢本女子之詩鄉飲酒用之於文何取乎騶虞本射獵之詩而樂記云右射騶虞又以爲射節於義何取乎鹿鳴下三篇燕享用之鄉飲酒亦用之學記云宥雅肄三官其始也是入學亦用之凡此謂有專屬之文兼舉之義乎又春秋傳穆子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穆子謂肆夏天子享元侯也則又非如杜氏所云又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又非如巡守之說也蓋樂歌之用不必一轍故時邁爲巡守之詩周禮尸出入奏之名曰肆夏執競爲廟祭之詩周禮於牲出入奏之名曰昭夏思文郊祭之詩周禮於賓至奏之名曰納夏固自並行不悖爾又周禮周公所制朱

子惑於自彼成康之文謂執競爲成康以後之詩非昭夏之謂夫周至成康始奄有四方歟毛氏萇曰成康成大功而安康之於義殊妥且焉有子孫祀其祖宗而稱爲彼也者則執競爲昭夏無疑矣集註言或曰時邁有肆於時夏之文爲肆夏而昭納俱無明文可證遂因昭納並疑肆夏焉不知古者詩章一入宮懸名號各自不同非必拘於本章文辭也於鑠一篇酌無明文何以名酌文王既勤止賚無明文而何以名賚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是又因其夜勞將帥以取名也况時邁有肆夏之文而樊無明文何以又名樊也故肆夏並非因本文而命名昭納不得以無明文而致疑此時邁以下三篇確爲九夏之三所謂肆與昭與納也當以呂說韋說爲允

馬國翰字竹吾歷城人道光壬辰進士由陝西洛川縣知縣官至隴州知州以丁憂歸咸豐七年卒年六十四先生家貧好學自爲秀才時每見異書手自鈔錄及官縣令廉俸所入悉以購書所積至五萬七千餘卷簿書之暇殫心搜討不遺餘力嘗以唐以前書今遺佚者十之八九近世學者每以不見古籍爲憾乃舉周秦以來以迄唐代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於史志及他書可考者廣引博徵自羣經注疏音義旁及史傳類書片辭隻字罔弗搜輯分經史諸子爲三編每書各作序錄冠於篇首共得五百八十餘種爲卷六百有奇統名曰玉函山房輯佚書刻以行世津逮後學良多裨益其自著則有目耕帖易經六卷書經六卷詩經十卷周禮九卷皆編輯經訓時所札記者又著有紅藕花軒泉品及詩文集

參玉函山房輯佚書匡源序

目耕帖

易

春秋左傳孔穎達正義引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案漢孟喜易專論消息虞翻宗之此蓋孟虞所述又易緯乾坤鑿度引庖犧氏曰上山增艮定風封信立雷作威火水成濟此蓋古三墳八索中語漢人得而述之梅鶯古易考原自序有儒一生問於鶯曰伏羲之作易有畫無文信乎鶯應之曰景差大招曰伏羲駕辯兮王逸注云駕辯伏羲書名伏羲既有書名駕辯安得謂其無文哉

連山歸藏書皆不傳朱元昇三易備考說連山云連山二篇自復至乾爲陽儀自姤至坤爲陰儀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云長分消翕者連山易至精至變至神之理寓焉乾與坤對乾

之長卽坤之消乾之分卽坤之翕坤之長卽乾之消坤之分卽  
乾之翕兌與艮對離與坎對震與巽對餘五十六卦兩兩相對  
長分消翕悉準八卦說歸藏云歸藏易以六甲配六十四卦所  
藏者五行之氣所用者五行之家也又云歸藏易首坤尾剝又  
云歸藏二篇自甲子至癸巳爲先甲自甲午至癸亥爲後甲其  
策萬有八百又云六十四卦藏者十有六用者四十有八乾爲  
六十四卦之父坤爲六十四卦之母坤統藏卦乾統用卦坤乾  
所以首六十四卦也有藏斯有用純坤又所以首純乾陸佃云  
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又云連山易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  
徐善四易歸藏卦序坤震坎艮兌離巽乾朱徐之徒蓋及見原  
書故言之詳明如此今購求不可得閒嘗就諸書所引各輯爲  
卷刊之連山遺爻如姤初六龍化于虵或潛于窪茲孽之牙中

孚初八一人知女尙可以去歸藏遺爻如瞿有瞿有魴宵梁爲酒尊于兩壺兩踰飲之三日然後有蘇士有澤我取其魚鼎有黃耳利取鮪鯉有鳧鴛鴦有鴈鷓鴣君子戒車小人戒徒皆古雅可誦也

韓滄澗泉日記引晁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咸恆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於天道下篇始終於人事故上篇始於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於夫婦終於未濟也案此說本之龔原不如張汝明易索以卦之體用言蕭景元易考原以卦之正偏言尤爲精覈張云乾坤坎離曰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象在上何也四卦者覆而无變體卦也故其象自體而起用震艮巽兌曰洊雷兼山隨風麗澤象皆在下何也四卦者覆而相變用卦也故其

象攝用而歸體然則乾坤坎離爲上經之始終其明體乎震艮  
巽兌運行乎下經之中其達用乎蕭云乾坤坎離四正卦也當  
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卦也當居下經八卦旣分餘卦以次附  
焉此兩經所以分之綱領也每卦各具上下二經每卦之體各  
十有六總爲一百二十八體而成六十四卦皆自八卦本體中  
分出而生者也坎離之分體在上經爲主在下經爲客震兌之  
分體在下經爲主在上經爲客

俞汝玉周易集說或疑上經卦三十下經卦三十四多寡不均  
殊不知卦有對體有覆體何謂覆體屯倒轉爲蒙需倒轉爲訟  
之類是也何謂對體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相對而不可  
覆者是也餘皆一卦倒轉爲兩卦故上經卦三十約之則十八  
下經卦三十四約之亦十八謂之不均可乎卦分內外二體凡



六十四陽六十四陰約爲三十六則上經純陽卦六純陰卦四  
下經純陽卦四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上下經皆八不亦均乎上  
經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約爲十八則五十二陽五十六陰  
共一百八下經陽爻一百六陰爻九十八約爲十八則五十六  
陽五十二陰共一百八其均如此案此本先天之學而發明卦  
數得自然之理亦可取也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十  
翼故十二篇此古初本也自費直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鄭玄  
王弼因復更變古經遂紊宋王洙古本上下經只載爻辭外分  
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  
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呂大防古經並列卦爻分上彖下象上象  
下象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爲一篇總十有二

篇晁說之古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  
卦七雜卦八吳仁傑古周易上下經後彖傳一象傳二繫辭上  
傳三繫辭下傳四文言五說卦上六說卦中七說卦下八序卦  
九雜卦十以卦名及初上九六二用之文歸之繫辭傳以今繫  
辭上爲說卦上繫辭下爲說卦中今說卦傳爲說卦下尤多變  
亂周燔九江易傳上經乾傳一泰傳二噬嗑傳三下經咸傳四  
夬傳五豐傳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自天地定位以下爲說卦  
九序卦雜卦不另爲卷故凡九卷改更次第亦號古易於諸家  
爲無用呂祖謙因晁氏本定著十二篇與呂微仲古易合惟十  
翼並加傳字朱子本義用其本今本義經文次第與王弼本同  
由程子易傳本用王弼董楷作周易傳義附錄割裂本義以附  
程傳後遂沿行浸失朱子之意沈煥有復古易十二篇以東萊

訂正古易刊正今世行本大有功於古學

書

書正義尙書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翰案禮記經解以疏通知遠稱書則書者疏也亦當補此義

漢太常蓼侯孔臧與弟侍中安國書今學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而史記云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儒林傳亦云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立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入於伏生書內故統云二十九篇也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

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王充論  
衡又云掘地所得或爾時重得之曰古文三篇自與今文一篇  
者不同也歐陽夏侯傳伏生今文學歐陽分今文大誓爲三故  
三十一夏侯仍二十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雖傳古文亦  
用歐陽之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篇孔壁增  
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入爲二十四此漢代古今文之真本也  
晉世晚出之書去今文太誓別撰泰誓三篇又分舜典益稷爲  
三十三故僞孔序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也以鄭氏所述勘之  
同爲五十八篇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合爲五十八僞書則  
三十三與二十五合五十八篇數雖合而實不合也其分卷亦  
同四十六真書三十四篇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  
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

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桓譚新論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僞書仍除序爲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

尙書大傳首題虞夏書許慎說文解字多引虞書而於五品不悉引唐書許從賈逵受古文學說文自序稱書孔氏是真古文尙書作唐虞書也

詩

詩緯含神霧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者也劉熙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鄭康成禮記注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咏之政惡則諷刺之案劉說爲最初之義古文詩作誣出古文之字也故子夏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釋名之訓本於此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刪詩之說創始於此歷代儒生莫不承用唐孔穎達疑其說故作正義以爲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歐陽修詩本義通一說云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尙絢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六  
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  
刪其字也周子醇因其說而申之云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驅  
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  
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鄭樵詩辨妄上下千餘年  
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  
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  
只是刊定而已葉適水心集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  
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者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  
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  
自刪者言之蘇天爵讀疑問亦謂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  
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

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黃濱耀作詩  
剖直斷之云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朱氏經義考取  
其說申明之曰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  
必定屬刪後之言况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  
當日掌之大師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又引歐陽  
之說以爲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云衣錦尙絅文之  
著也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  
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  
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旣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  
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  
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



言詩初未嘗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又以詩之逸一由於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遺亡也一由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世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由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議論明確趙氏翼陔餘叢考亦主此說以爲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飫歌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注又以爲河當作沔卽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

所賦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今乃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是逸詩僅刪存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刪存之詩十倍豈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矣翰案墨子書稱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在史遷前所引周制當得其實蓋古詩合誦歌舞三者共九百篇夫子所定三百五篇只是誦詩他不見三百篇者或在歌詩舞詩中夫子正樂亦必有所從事後樂亡而詩亦逸耳

禮

孔穎達禮記正義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者  
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  
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  
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  
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  
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  
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王應麟困學紀聞  
夏時坤乾可以見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可以見周禮此三代損  
益之大綱

禮記正義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  
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

春秋說云禮經二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  
謂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  
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  
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  
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  
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  
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  
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  
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  
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唐生傳禮十七篇是也  
至武帝時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  
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

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也又引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義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案孔氏說周禮據漢書言得六篇鄭言得其五篇不同者漢書渾考工記於中未分明言之鄭則詳述其事耳至戴記之源流徐堅初學記云漢宣帝時東

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  
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  
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馬融又加月  
令明堂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案陸氏釋文戴  
德刪古禮二百十四篇卽隋志所謂劉向考校經籍得河閒獻  
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又明堂陰陽  
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  
十三篇凡五種非刪后氏記又漢志曲臺后蒼只有九篇無一  
百八十篇皆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俱從  
隋志但徐堅撰初學記成於唐玄宗之時在隋志釋文後不應  
乖異如此蓋七十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  
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一百七十一篇加后氏自撰記九篇適

符一百八十之數隋志不言曲臺略也然則戴記之源亦是六種隋志不數曲臺故言五種矣

鄭樵通志藝文略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周官則是困學紀聞漢志謂之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於此乎然後漢書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閻氏若璩箋河閒獻王傳亦云周官又按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李觀周官論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臨孝存謂爲末世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以爲六國

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其  
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朱子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  
理熟爛之書程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書亦有漢儒投入者黃  
氏曰抄夾滌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  
於職守闕略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  
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  
說至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  
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  
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  
貢合凡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困學紀聞九峯蔡氏云周公  
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則闕首末未備周公未  
成之書也閻氏若璩非之云按古者三公多兼官惟六卿是實



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三孤云何皆六卿  
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傳會翰案孫說周官不與書及  
孟子合禹貢夏書周監其制度而修之隨時有所損益故九州  
不能盡與之合也召誥洛誥紀事之書與周官定爲經制者自  
有詳略然得卜則經營卽匠人營國之法也自服于土中卽大  
司徒土圭之法也未見所謂不合者孟子言班祿之制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其言限制周官合附庸閒田詳其封土似異而實  
同也至於武成周官之書晉時始出豈可膠執以議古經乎

以上山東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七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三

姜先生兆錫

姜兆錫字上均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選授湖北蒲圻縣知縣以病辭乾隆元年因鄂相國爾泰薦充三禮館纂修官先生采輯羣書折衷眾說寅入申出以勤博稱嘗與方侍郎苞論周官書語多不合侍郎據書望於山川釋四望爲山川之祭先生則謂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當從鄭說侍郎又以春人序官奄二人恐不給六宮之用意周室后夫人節儉躬率嬪御任春揄之事先生則謂司厲女子入於春稟係罪人不可限以數寔寡母多本職奄與女奚止九人者約舉之

詞耳王后以陰禮婦職統嬪御安得自任春掄凡若此例日有數端侍郎亦無以難之也書成後優敘回籍十年卒年八十從祀鄉賢祠先生說經鏗鏗殫精著述所撰書有書經蔡傳參義六卷周禮輯義十二卷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禮記章義十卷春秋公穀彙義十二卷胡傳參義十二卷孝經本義一卷爾雅參義六卷自題曰九經補注謂補朱子所未注也其禮記章義謂漢儒掇拾成章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凡所指謬多有考證較陳氏澹集說爲密其公穀彙義謂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主於記事者不同然有混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義者並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足資參考又有周易本義述蘊四卷周易

蘊義圖考二卷詩蘊四卷大戴禮刪翼四卷春秋事義慎考十  
四卷家語正義十卷孔叢子正義五卷方音集六卷及周禮類  
考羣經本末考汲冢周書刪異列女傳訂義新序訂義說苑訂  
義朱子楚辭參義志學齋永言春風亭倡和詩寅清樓文集

參史

傳

四庫全書總目

吉夢

熊撰鄉賢錄序

學案小識

周禮輯義自序

右周禮六官者周先聖文公營洛以後制治之遺蹟也周自先  
公古公邑於岐周嗣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不出其百里之內  
而時於一切制度亦有未遑者至武王崩成王幼文公相之乃  
始治洛爲都以控羣服朝諸侯世謂之成周而制作亦因以起  
焉經首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法及大司徒所載考日景  
以求土中而爲天地所合四時所交與夫風雨會而陰陽和者

蓋指諸此此周之建邦宅土與其制禮作樂所以相爲終始之實也然此書今闕冬官而餘官亦多有闕說者以爲廢亡於秦火或以爲司祿之屬強侯去其籍或於小司馬之屬又以爲事貴神密而祕之其論蓋有不定者獨九峯蔡氏謂周禮本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故其閒法制有未施行而與諸書亦多異焉此雖各條未必盡然而大義通貫宜未有過之者也書以禮名而備紀六典者偏言之則邦禮與邦治邦教之類雖分列爲一職而專言之凡六典皆禮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爲虛名禮者載道之器而所以制治之實也後世離禮與治爲二於是以儀文若讖緯之屬而謂之禮以名法之末若功利之術而謂之爲治嗟夫道法貫而禮成心迹歧而禮晦不明乎道而言禮而聖人之心

法治法胥乖矣自東漢迄於北宋之著義立法者是也  
附周禮本末考三則

唐賈公彥周禮興廢敘曰周初制禮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  
紛亂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  
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  
云仲尼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又云周衰諸  
侯將踰法度滅去其籍至秦大壞此也漢初高堂生傳十七篇  
高堂生以下傳魯徐生瑕丘蕭奮東海孟卿及后蒼戴聖鄭謂  
之五傳弟子所傳十七篇卽儀禮也周禮孝武之時始出祕而  
不傳故馬融周官傳云秦用商君之法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  
書特惡之孝武始除挾書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  
入於祕府五家莫得見又云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敘著

於錄略眾儒共排爲非唯歆年幼獨識末年乃益知其周公致  
太平之迹弟子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七十能通其讀鄭眾  
賈逵往受業焉皆謂此也鄭玄敍云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  
贛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大夫馬季長  
皆作周禮解詁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  
然則周禮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麗之武帝以周官爲末世  
瀆亂不驗之書故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而何休亦以爲  
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  
碩之論難使義得條通也

宋莆陽鄭樵漁仲三禮總辨曰禮有三曰禮記曰周禮曰儀禮  
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其傳註耳漢興禮經  
焚燒獨甚唯魯高堂生所傳儀禮一十七篇與夫后倉曲臺雜

記數萬言而已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閒獻王得之女李氏獻於武帝藏之祕府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一戴禮在宣帝時立於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註之訓釋始具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疏始備焉

元臨川吳澂幼清周禮敘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官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哀帝時劉歆校祕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補冬官漢末馬融傳鄭玄爲之注宋張子程子皆尊信之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舐則陋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



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

公穀彙義自序

左公羊穀梁二傳附以左氏傳而爲之彙義者所以尊經也考左氏傳主紀事二傳主發義先儒蓋謂左氏爲史學而失之誣二傳爲經學而失之鑿論旣嚴以慎矣而唐以來乃升諸傳爲經而與于十三經之列是明經而不免亂經也胡文定嘗本程傳以推經之蘊而朱子復參胡傳以探經之眞故程胡朱子之論合而後聖經存所以存其是也杜預嘗注左氏傳以釋經之事而忘其誣何休范甯復注公羊穀梁二傳以釋經之義而忘其鑿故杜預范甯何休之論紛而後諸傳存而聖經亂所以駁其非也駁其非乃以存其是也然則諸傳之當駁其非以存是者何也其文也其事也皆其義定之也夫左之失誣其事文與

義則不待言矣且以二傳言之如月當書日之文閒有逸文也而誤爲異例則支月有書時之文乃指首時也而臆爲異義則案此皆混其文爲害而義隨之也如或書之或書于但衍縮文而亦強爲之義解或書多或書忌豈筆削義而並謬爲之發明此皆泥其文爲害而義隨之也如赤歸曹而連郭偃納燕而牽陽且唐爲陽又增爲陽生朱爲東又幻爲東國此又皆竄其文爲害而事隨之義亦隨之也凡此皆義隨文與事害而害義猶小耳又如公子翬公子招而謂豫貶于前公子臧公叔術而謂延賞于後義非隨文害而害義殊非小至如祭仲黨奸謀蔑國君而美之曰行權叔術背王命奸國母而推之曰賢行汔于嬰齊以弟繼兄衛輒以子拒父凡此之類又何可勝言乎此又皆事與義胥害而害義彌大也然則二傳一無取乎曰如所謂正

終以正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要其擇之者固宜眷矣故曰駁其非乃以存其是也

蔣先生廷錫

蔣廷錫字揚孫號西谷一號南沙常熟人父伊字渭公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官至河南提學道甫釋褐卽具疏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采唐虞及元明事蹟以備法戒昭勸懲爲卷二十有四得旨留覽先生少優學行由舉人供奉內廷康熙壬辰以會試下第特命一體殿試賜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未散館卽授編修累遷禮部侍郎疏言國家振興文教廣黌序以居業設廩膳以給養沿習旣久視爲具文生員經年未嘗一至學宮平居無親師博習之教則放蕩習成匪僻行作請敕學臣通飭府州縣衛教官凡所管生員

務立程課令其時至學宮面加考校相與講究經史以檢束身心勉修學行學臣於歲科考時卽以一學之文章優劣定此學教職賢否則教者勉爲嚴師學者亦奮興矣又會典載順治九年定鄉設社學之制以冒濫停止請敕督撫令所屬州縣凡大鄉堡立社學擇生員學優行端者充社師量給廩餼鄉民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學爲文者聽入則黨庠術序之法大備事下部議從之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賜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雍正十年卒年六十四諡文肅乾隆元年入祀鄉賢祠先生倬直內廷時親承聖祖訓示於尙書地理悉心考究成尙書地理今釋一卷其中訂定諸儒之說者如堯典宅嵎夷則據後漢書定爲朝鮮正薛季宣于欽之誤宅西則據黃度尙書說不限以一地正徐廣史記注之誤釐降媯汭則據孔

安國傳陸德明釋文之說正水經注媯汭二水之誤舜典恆山則據渾源曲陽之道里正漢志上曲陽之誤滎波旣豬則據傅寅之說正孔傳滎波分二水之誤又訂定蔡沈集傳之說者如禹貢治梁及岐則據曾旼之說辨其非呂梁狐岐九河旣道則據經典釋文辨簡潔非一河灘沮會同則據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辨此沮水非汭沮浮于濟潔則據漢書地理志陳師凱書傳旁通辨其不知潔水所在濰淄旣道則據水經注辨淄水不東入濟浮于淮泗則據史記河渠書辨禹時泗水上源不自沛通河三江旣入則據鄭玄之說辨其誤從庾闡吳都賦注和夷底績則據水經注時瀾書說辨嚴道以西無夷道盤庚于今五遷則據史記索隱辨邢卽音耿祖乙並未兩遷以及三危有二嶓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實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荆梁二

州各有沱潛南亳西亳皆湯所都均考訂精核足證往古之譌  
釋後儒之惑至於崑崙河源之說則於內府輿圖考見實據尤  
非前代經師輾轉耳食者比矣兼工詩善畫花卉著有青桐軒

集

參史傳 四庫全書  
總目 先正事略

浦先生起龍

浦起龍字二田金匱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因老假  
歸嘗以唐劉知幾史通一書爲考辨史體而作抉摘精嚴其注  
釋者舊有郭延年王維儉二家至乾隆初又有黃叔琳注本補  
郭王之所闕然遞相增損互有短長乃別爲撰述謂趣乖者法  
宜訓正疵積者道在刊譌因例總二科科分十別成史通通釋  
二十卷迭經修改時歷八年其於劉書疑古惑經諸篇雖多回  
護兼有好改原文之處而全書引據詳明足稱該洽爲史評中

之善本焉又著有讀杜心解二十六卷古文眉詮七十九卷釀

蜜集四卷

參四庫全書總目  
史通通釋序例

史通通釋自序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儵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爲言以壽儵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先是己未代匱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麓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儵父方手裒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滯故紙猶昔耶儵父唯唯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驟對如略識面已益創通大致云儵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彪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

爲書原原委委俾涉學家分媵參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  
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  
宜良穢簡蕪核直夸浮之辨類若畫井壇陳縣蘊豈非一大快  
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凋刻之纖纖者歟願其  
書矜體奢名斥飾崇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褊以苛甚者侷辭  
巖古以召鬧臆評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進問春  
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糞除諸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  
蒙焉何豁譎焉何正脫焉何貫未見其能別徹也且劉氏世職  
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大半亡闕所建立  
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替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吾  
嗑夫弋名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膠也漫與也冥  
行也躡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竅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



蔽其與幾何。僖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衢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隙，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勤，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除脫然不自知其稟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干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彼名云爾。

### 通釋舉例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辭，弊且流爲束書不觀，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褻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爲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歷繙評本觀乎外篇  
釋以清之釋之爲用析節而疏其義是賓是主是影是神前後  
相銜中邊交灌茲爲從事之所先卽其命名之所自聞有省去  
不用唯於短說爲然自昔漢唐經  
疏通例墨闌標眼於釋字仿用之

二曰按按亦釋也標仍墨闌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復按以會  
之指趣所鍾歸宿有地矣况史通之爲書也羣史牢籠  
全書吐納吟塗遼闊節目芬繁則必以見遠之明者察焉則將  
有無礙之辯者通焉此段識解於何置頓亦惟篇按職此淹該  
是知按之所屆尤爲駟牡之廣衢非等隻難之近局也又其例  
比釋加徧釋有從省按無缺施惟下帙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

條二  
條者

三曰證釋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物本必於其始  
取其所通必於所宅故凡有徵引事必事祖辭必辭  
根而其所標識則又書皆舉名篇皆舉目如左傳則某公某年  
漢書則某紀某傳之類蓋採錄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  
他若舊注已得者明書何本或無書可  
質者直注未詳不攘不欺與世共見

四曰證按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刮不根之病及漫  
與之習也如尙書注有王肅其人也本係三國王朗  
之子舊援後魏同名之人如左傳家缺徐賈一注也位在干蕭  
二史之間檢出徐廣字形之誤更有全證皆屬設辯者如書志

篇之東觀日記採撰篇之沈炯罵書一失之俗傳一失之原本則一當革其繆一當繩其愆凡此諸流皆須顯說也證釋之條千有二百加按之處五百有奇任舉陳言都成說部

五曰夾釋釋非節界夾入行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用一兩言達之或遇疑似之辭用直截語指之皆是也有

此可以便觀書者之索解可以杜好辯者之歧猜

六曰雜按雜按之施施於原注原注者劉自注也或刊失其初須為揣定或置非其所合與推移且有注混文混

注者於史官篇詔曰修撰暗惑篇曹公多詐見之并有注非注文非文者於史官篇自歷行事雜說篇蘇代所言見之相厥攸居還渠定判此雜按之所由設也不繫諸正書故稱雜焉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池所致之塗

既雜於是有繆出有倒施有脫遺義衍所叢之類輒興刺眼而

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濇咽文傳侮食怪曲水序之猶疏日思

誤書歎小屋人之不作夷考諸家刊得者十一待刊者十九焉

刊譌之科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

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矣烏孤而轉烏孫文丁而轉文王處道而轉承祚涉漢而轉沙漠失則繆

文省而日省文朔方而日方朔武宣而日宣武昌平而日平昌失則倒昭後略漏昭字言學者漏言字楚漢列國漏國字微子篇序漏序字失則脫名班祚土班下衍爵字以其類逆逆下衍者字虛美相酬馬遷乘傳美下傳下並衍以字失則羨繆倒脫羨凡有四端故概曰失也總二百二十有奇者刊之數也其刊去者仍注見之不沒舊本冀覽之者辨之也且作聰明改頭面得罪古人莫此為甚本所深惡而豈蹈之下三條皆倣此

二曰句之違

違亦概詞也句之違亦四端凡二十處而點煩之誤在除加丹粉閒者不與焉稍舉似之以句繆言

則有若去萬留干錄遠略近懜事類而反篇情者以句倒言則有若藉權濟物居京兆府乖文義而沒語趣者以句脫言則有若述南齊之史結申左之科缺至一全片而遺忘半面者以句羨言則有若犀革裏之條啗沈約之段衍至不可讀而反棄佳本者凡此又非一兩字之間審聲形之比靜釋全文廣參羣籍甚至淡時稽序而後其真始出持此耗磨晚節俟之甘苦中人

三曰節之淆 節之淆者內篇少外篇多通幅分條之殊其體故也其在內篇六家之總首既截則總尾亦宜截書志後論不應以或問截編次終篇不應以尋夫截其在外篇離合斷連歧迕交失者史官篇三正史篇三惑經篇一雜說上中下篇十有五技經肯綮每至族而難為官止神行唯彼節之有閒今皆蹶然矣至若點煩摘史隔鈔而合片當以方空格界之

又若卷末忤時一牘而兩端可以序跋  
例離之斯皆隨方制宜非欲矜己立異

四曰簡之錯篇節字句並有錯簡篇之錯卷九內之敘傳者是節之錯曲筆中之夫史十行者是字句之錯雜說

下之李陵書者是篇不得而移節句可得而準也或遂刊定或為證明其著卷中○凡所盡心略如前款間嘗總諸科別而推之理不言而同然唯去非以趨於是言愜心者貴當必無憾然後即安是書也謂劉氏史通可謂浦氏家言亦可

### 徐先生鼎

徐鼎字峙東一字實夫號雪橋吳縣人乾隆中優貢生穎敏好學早歲即聲溢里邨曹文恪秀先督學江蘇每試輒列第一薩誠恪載撫吳時延課其子甚加敬禮生平於毛詩致力最久嘗取詩中鳥獸蟲魚草木諸品圖其形狀博採諸家注釋詳列於下復加按語以證明之成毛詩名物圖說九卷頗有裨於詩學

善畫山水著有靄雲館詩文集

參墨香居畫識蘇州府志

毛詩名物圖說自序

古者龍馬負圖慮犧則之以畫八卦圖之所繇昉也以故六經  
莫不有圖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下及飛潛動植百千萬狀靡  
不具舉者莫詩若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論語曰多識鳥獸草  
木之名有物迺有名有象迺知物有以名名之卽可以象像之  
詩人比興顛取其義如關雎之淑女鹿鳴之嘉賓常棣之兄弟  
蔦蘿之親戚螽斯之子孫嘉魚之燕樂不辨其象何由定名不  
審其名何由知義若株守一隅之□□□□□□不見西墻當前  
者失之而欲求詩□□□□□□□□□□□□□□□□□□□□  
車旂之大者哉唐文宗命程修己倣晉衛協定本重圖物象復  
命詞臣作草木蟲魚圖卒不行世罔所考据先後詁訓家雅俗  
各殊弗多遺漏卽失支離又安足恠先君子以經書遺子易簣  
命之曰願爾曹作通儒足矣時年幼謹佩之弗忘長曷敬菴研

窮易理多所闡明哀然成集矣余丁束髮時兄授呂毛詩三百  
篇輒遇耳目聞見之物忻然有所得迺欲博考名物蒐羅典籍  
往來書肆不憚煩不揆禱昧編而輯之閱二十年矣尤恐於格  
致多識之說未精詳也凡釣叟邨農樵夫獵戶下至輿臺阜隸  
有所聞必加試驗而后圖寫卽分註釋於下異同者一之窒礙  
者通之煩碎者削之謬訛者正之穿鑿傳會者汰之止於於物  
辨其名於名求其義得詩人顛取其義之旨而后安比年來家  
居教授從游者眾□□□□贊成時余在中丞幕府忝居講  
席與同人論詩義出示斯編則見卷首有歸愚沈師手題□□  
一書傳世之學數語卽首肯曰先生何不付諸梨棗以公同好  
嗣又爲坊間請梓目分爲九卷標之曰名物圖說其他禮樂冠  
裳車旂諸圖後續梓行先之鳥獸蟲魚草木者猶詩之始國風

而終雅頌也歟但聞見單淺詎無挂漏願質諸博物君子爰以  
五百九十八言弁諸簡首

發凡

一詩之爲教自興觀羣怨君父外而終之以多識鳥獸草木之  
名顧不辨名胡知是義不見物胡知是名圖說二者相爲經緯  
古人左圖右書良有以也茲編所輯寘圖於上分列注釋於下  
一集中有一物重出者不復圖說有同物異名者如葛覃黃鳥  
東山言倉庚周南螽斯七月言斯螽無圖而有說卽附其後有  
同名異物者如鵲巢之鳩爲鵠鵠氓之鳩爲鵠鵠將仲子之杞  
爲杞柳南山有杞在彼杞棘爲梓杞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  
杞楸爲枸檮與澤陂之蒲爲蒲草入草艸不流束蒲爲蒲柳入  
木艸各分圖說



一物狀難辨者繪圖以別之名號難識者蒼說以參之爰據山經暨唐宋本草有或未備考州郡縣志諏之士人凡期信今傳後云

一齊魯韓詩既亡毛傳孤行自漢唐諸子分道揚鑣泊乎紫陽會粹羣言茲編博引經傳子史外有闡明經義者悉措拾其辭他若讖緯諸書槩寘不錄

一貉不踰汶鸚鵡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地氣使然也先儒生長其閒各陳方土之言不少異同之說余釐考作詩之地衷之土音正其譌闕其疑用□□以備參考

一昌黎有云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茲編必詳列某書某氏俾讀者知所淵源用□□表章之若說中更引某書某氏仍依小註聯貫之則部分班列便於觀覽成誦

一典册浩汗古今體異字蹟相沿不無謬譌如鳥三寫而爲烏  
虎三寫而爲帝故詳加按讐以期畫一

徐先生承慶

徐承慶字夢祥號謝山元和人乾隆丙午舉人以大挑知縣分  
發山西補孟縣遷平定州署汾州府引疾歸覃精小學著段氏  
說文解字注匡繆八卷蓋段氏先作說文解字讀密行細字每  
册寸許凡四十册及老恐不及期乃刪繁舉要成書求速轉多  
漏略先生此書分十五類以匡救之辭達理舉尤勝鈕氏樹玉  
之書皆力求其是非故爲吹求者

參宋翔鳳撰傳  
莖孫段玉裁傳附傳

說文解字注匡謬

一曰便辭巧說破壞形體

从重八下刪八別也亦聲五字注云此卽今之兆字也

廣韻兆治小切引說文分也此可證孫愐以前火卽兆矣又云尠灼龜坼也出文字指歸文字指歸者曹憲所作此可證孫愐以前卜部無兆尠字矣顧野王玉篇八部有公兵列切卜部之後出兆部又云尠同兆此可證顧氏始不謂火卽兆矣虞翻說尙書分北三苗云北古別字也不知其所本要與重八之火無涉豈希馮始牽合而歧誤與治說文者乃於卜部增尠爲小篆兆爲古文於火下增之云八別也亦聲兵列切以證其非兆字而說文之面目全非矣火从重八者分之甚也引緯說重八之意上別下別則二八矣 卜部兆下注云廣韻云尠出文字指歸蓋古本說文卜部無尠兆字八部公字卽龜兆字今卜部火中多一筆以殊於火非也玉篇卜部之外別爲兆部假令顧氏所據說文早同今本何爲作此

紛更乎是必說文無兆而增此一部顯然蓋由虞翻讀尙書分北爲兆云古別字由是信者讀八部之兆爲兵列切又增竄八亦聲於說解中而說文乃無龜兆字矣說文無龜兆字梁顧氏作玉篇乃增兆部於卜部之後隋曹憲作文字指歸乃又收𠂔爲龜兆字而改竄說文者乃於卜部增𠂔爲篆文兆爲古文又恐其形之溷於八部也乃加增一筆以殊之紕繆之由厯厯可見又集韻類篇皆引說文𠂔古省或作兆臣光曰按兆兵列切重八也𠂔古當作兆是則勉強區分自司馬公始徐鉉徐鍇丁度等皆作兆司馬公所襲者夏竦輩之書也

按許書引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則上文應有八別也亦聲五字段氏刪之而以引孝經緯爲釋重八之意上別下別則

二八矣說本牽強云上別下別亦甚不辭虞翻讀尙書分北  
三苗云古別字按說文北茆也別與茆義相近且其字从火  
何云與重八之火無涉分訓別火訓分知別同火無疑玉篇  
兆事先見也形也不訓爲分然尙可云顧氏在許後解義不  
合於古如見於經者曰億兆曰兆域豈得解億兆爲億分兆  
域爲分域乎則龜兆字作兆無足怪矣玉篇部分多本說文  
而併部十有一字另出部首者十三字父云臬允處磬索書  
牀弋單文皆說文所有何獨兆字必爲說文所無而云增此  
一部曉然其十二字顧氏何爲作此紛更也兆治小切引說  
文分也此廣韻誤以火爲兆非孫愐以前火卽兆也云𠄎出  
文字指歸者廣韻未檢說文并未檢玉篇玉篇止於另立兆  
部非孫愐以前說文卜部無兆𠄎字也鐘鼎文作𠄎則非改

竄說文者加增一筆段氏注火字云顧野王始不謂火卽兆  
注兆字又云勉強區分自司馬公始前後異辭竊意温公所  
見說文𠂇古省作火者必係誤脫一筆是以云然繫傳𠂇篆  
下錯云𠂇兆有如此者指事八篆下錯曰數之八兩兩相偶  
背之是別也並篆下錯曰火重八也鉉曰火兵列切篆文分  
別字也是大小徐俱不謂火卽兆段氏并誣二徐原書具在  
不能掩眾人之目也執廣韻所引自謂得閒抹倒一切字書  
支離詰詘以伸其說凡偏旁从兆者如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又垂下作从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武斷悍然不顧而說文之面目至非矣

𠂇 改作𠂇从大从𠂇 注云各本作从羊五經文字曰說文

从大从𠂔𠂔音干今依漢石經作幸又曰執者說文執者經  
典相承凡報之類同是則張氏所據說文與今本迥異今隸  
用石經體且改說文此部皆作幸非也今皆正

按卒从𠂔不从𠂔篆籀無作卒者卽以執字言之石鼓文執  
而弗射及鐘鼎文所錄盥和鐘齊侯罇鐘齊侯鐘南宮中鼎  
敵敵皆从卒非隸體也蓋篆作卒隸作幸明白易見不必自  
生葛藤張參不通六書於說文之學疏所言不爲典要段氏  
喜新尙異見他書異說必改本書此改𠂔爲𠂔全部偏旁以  
及書中鞠執執擇釋達𠂔𠂔譯𠂔籀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釋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不成字  
二曰肫決專輒詭更正文

改丁作二重文作丁云篆文下刪丁篆 注云有物在一之下也古文下本如此如𠄎字从古文下是也後人改二爲丁謂之古文則不得不改丁爲𠄎謂之小篆文矣按上字一下一丁字一下一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所謂指事也故說文上丁字爲正上下爲重文二古文上一古文下僅見於解義正如𠄎爲古文旅肖爲古文貴矣爲古文矢解義言之不列於篆必改爲正文非也古文不止一體許書所載有重至三字四字者則上一同稱古文不足爲怪惟上一同字故帝旁字正文从二者皆屬於下盃和鐘其在上帝作一在李斯之前可知說文上云古文上不誤非後人所改反一爲丁則下亦不當改作二矣帝下曰古文諸上字皆从一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是篆依古文从二古文帝旁𠄎𠄎諸字皆省上爲一



也段氏古文旁下注云李斯改一爲二則爲小篆其說與帝

下解合而於上爲二之意自相牴牾亦自知其隔閡難通乃

曰古文以一爲二六書之假借不知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

託事以一爲二於義無當蓋遁辭也如段所改必古文諸字  
从二篆文从一臆造其

字而後許敘篆文合以古籀古籀之字中豐而首尾皆銳篆

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籀而以小篆法書之既定一字爲

正文兼取其異者爲重文凡有合於六書者備載之非有先

舉小篆後言古文之例無所爲變例也且開卷第二部卽出

變例著書之指當不其然段氏創爲此說它部言篆文者必

輾轉傳會以爲卽上字之例至誼不可通則曰淺人所改以

辯慧濟其偏執非實事求是之意

補 改繞領也 注云此篆之解各本改爲下裳也無義又移

其次於常下幘上今皆更正

按諸書言帔帟者不一說文帔篆云宏農謂帟帔也帟篆云下裳也急就篇注帟下裳也一名帔一名襪以帔帟爲一物廣韻文部帟說文曰下裳也釋名曰連接裾幅也是說文下裳字非後人改又玉篇帔在肩背也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以帔在上帟在下爲二物而玉篇褻下云裳也帟與褻同以裳釋帟與說文不異今段氏據方言繞衿謂之帟廣雅繞領帔帟也遂改說文之訓謂繞領者圍繞於領今男子婦人披肩其遺意此率讀方言創爲肫說不可從也衿領字雖古通用然方言繞領謂之帟非以帟爲領郭注云俗人呼接下江東通言下裳又上文袒飾謂之直衿注云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也則所謂繞衿者連接直衿圍繞下幅與

說文釋名初無異解非覆於肩上之領爾雅衿謂之交言衣  
交領非卽幫也凡被裾衿衿帔幫之解不加詳審往往誤會  
三曰依他書改本書

識 驗也下增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識 注云十二字

依李善鵬鳥魏都二賦注補

按魏都賦注云說文曰識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識鵬鳥賦注  
多有徵驗之書五字是此十二字乃李善申言之非說文故  
其詞繁簡不同

增个篆云箇或作个半竹也 注云各本無見於六書故所引  
唐本

按六書故云个亦作箇說文唐本曰箇竹枚也今或作个半  
竹也鼂說之曰大射儀摺三个挾一个者矢也亦可易爲介

乎說之據籀文亦有个字戴侗書盡變說文之例周伯琦多采其說以訾議說文吾邱衍學古篇謂其多杜撰字切中其病所引唐本增添諸字多本晁說之殊未足據謂爲箇之或體而又異其解且云今或作某許書亦無此體例也禮記大學篇一个臣尙書作介月令左右介皆非个字大射儀三个一个當作箇是以注云猶枚也傳寫者以俗字易之耳段氏又言支下云从手持半竹卽个爲半竹之證夫不曰从手从个而曰从手持半竹則說文無个字明顯易知何段氏之憤憤也

改笑篆云喜也从竹从犬注云徐鼎臣說孫愜廣韻引說文笑喜也从竹从犬蓋唐韻每字勒說文篆體此字之从竹从犬孫親見其然是以唐人無不从犬作者干祿字書云咲通

笑正五經文字作笑喜也从竹下犬玉篇竹部亦作笑廣韻  
因唐韻之舊亦作笑

按此字爲鉉增十九文之一鉉云此字本闕唐韻引說文云  
喜也从竹从大而丕述其義今俗皆从犬則唐韻不从犬鉉  
依李陽冰从竹从天攷女部媿一曰女子笑兒似从天是也  
漢書多作咲或作关惟篇韻及五經文字从犬干祿字書以  
笑爲正字祇宜存其異體

改豕古文彳作布 注云各本篆體譌謬今依宋本舊本更正  
按此宋本誤也竟是古文豕則亥豕一字無所謂譌矣按說  
文一書徐鉉固云錯亂遺脫不可盡究後儒欲加訂定使爲  
完書志則大矣然去古日遠稽攷尤難是正文字必審知其  
誤而改之如本書譌舛義不可通而他書所引較然明白者

始可据以勘定不得因援引異文遽斷爲說文之誤也玉篇類篇大約皆宗許氏廣韻本於唐韻所引說文可信者多古文四聲韻集韻佩觿汗簡各自成書韻會雖主小徐亦多定以臆見戴侗周伯琦說多杜撰每與說文乖違張參唐元度不通六書陸元朗時誤以字林爲說文正義書非一手詞有異同李善李賢注釋本書隨文徵引字或更易一切經音義往往約舉其詞又或於所引之下別舉他說時復申以己意皆不容并視爲本文他如彘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事類賦注諸書所采亦有增省之字至於單詞孤證尤不宜据改正文宋刻及鈔本轉寫豈必無譌龍龕手鑑繆於形聲更不足道好學深思之士當慎其所從潛心以核之未可輕議竄易也段氏喜新尙異遇有不同銳意刊改實事求是者當不

其然今檢厥全書躄其是而矯其非如一作下上通也趨下  
改久爲久齧下改糜爲糜僭下改儼也依玉篇土解作从一  
十讀下改人爲民晷下作大呼自冤也籀下改理爲治蚺下  
蚺缺改蚺缺依廣韻圍下改商書曰依玉篇廣韻瞞下改眠  
爲眊癩下作一曰腹張觀解改斲省聲煉下改冶爲治耿下  
改炷省聲无下作通於元者甌下磋作瑳蛩下作駘也依宋  
本鞠下改以秋華依宋本及韻會藪下圃田作甫田依宋本  
李燾本五音韻譜部下引詩曰有邠家室刪卽字依宋本及  
九經字樣樽下作士舞也萊下改檄茱實裏如裘藪茅改葍  
袞篆改从合依爾雅釋文旭下作讀若好礮篆改作礮恠下  
作詩曰以謹悵恠依詩釋文頰篆改作頰依尙書釋文藺下  
芙蓉改扶渠依一切經音義詢解改訟也依六書故引唐本

鄭下棗陽改棘陽依後漢書宦者傳注糲下作乾飯也依後漢注文選注元應書爛作火爛也據蜀都賦注蚪改龍無角者依甘泉賦注郡下作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依水經注郟改邵陽亭瀝篆改潛媯下作因以爲氏據集韻類篇湛下作豫州浸依地里志集韻藿改莖也依集韻類篇李仁甫本戲作又卑也卑依宋本鄒下作古邾婁國韻會所據衽篆偏旁改从丌依四聲韻凡所更正咸爲確當其有乖戾隨事辨之至字句不同或解義迴殊而原文非不可通者卽其義較長亦當仍舊文而於注存其異不得用彼改此其餘一二字偶異無關訓詁者據改亦覺多事盡可從刪作注自有體裁未有舍本書而以他書爲主者也具列所改不復

逐條駁論



四曰以他書亂本書

介 改从人从八删人各有介四字 注云依韻會所引

按段注畫篆引此人各有介蓋忘其依韻會删改益見删改之非

五曰以意說爲得理

穀 一曰穀瞽也 注云各本删穀字今補此三字一句

按篆文形也說解義也以義釋形非有二字及三字句四字

句之例果複舉字爲淺人所删此人既從事六書乃删參字

而以爲商星删離字而以爲黃倉庚删鶴字而以爲周燕不

通一至於此昔聞諸錢少詹事大昕云許氏因文解義或當

疊正文者卽承上篆文連讀如昧爽旦明也聃響布也湫隘

下也豚嘉善肉也燻燧候表也詁訓故言也顛癡不聰明也

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鶯周燕也皆承篆文爲句諸山水名  
云山在某郡水出某郡者皆當連上篆讀艸部藪蘆藪諸字  
但云艸也亦承上爲句謂藪卽藪艸蘆卽蘆艸耳非艸之通  
俛也茭葵蒹蘆藪藪諸字但云菜也亦承上讀謂茭卽茭菜  
葵卽葵菜也今本說文莧字下云莧菜也此校書者所添非  
許意也古人著書簡而有法當尋其義例所在不可輕下雌  
黃人部佺字下云偃佺仙人也偃字下云佺也亦承上讀宋  
槩本不疊偃汲古閣本初印猶仍其舊而毛斧季輒增入偃  
字雖於義未菲而古書之眞面目失矣人部倝字下云倝左  
右兩視此亦承上篆文倝倝猶瞿瞿也又吏部吏下云專小  
謹也專當爲吏亦承上篆文而疊其字吏吏小謹也亦作媯  
媯見女部淺人改作專而語不可通廣韻一東凍字下引說

文水出發鳩山入於河九魚瀘下云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  
洛是陸法言諸人已不審許氏讀法其言確當不易與段氏  
正相反好學深思之士從此而推其例則凡當承篆讀者可  
準諸昧爽等字矣凡衍一字者可準諸莧菜之字悟爲校書  
者所添矣其不連上篆讀而疊字並非衍文者亦從可知矣  
段氏自以意說創爲篆下複寫隸字之說自謂窺見許書體  
例矜獨得之祕遇字增改憑臆武斷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  
且旣以複字爲後人所刪而靈下靈巫又以未刪複字而改  
去之似此矛盾不知段氏將何以文飾也又如迍下云迍迍  
起也芮下云芮芮艸生兒蔽下云蔽蔽小艸也斟下云斟斟  
盛也以及猩下猩猩犬吠聲蛩蛩獸也蚘下蚘蚘戲笑貌歛  
下歛歛氣出兒之類果複字未刪連篆文止有三字抑篆下

複寫及疊字有四而後人刪其一未知段氏如何臆決也今就所改并注逐字臚列以見全非許書之舊亦菲許氏之恠六曰擅改古書以成曲說

規有法度也有上增規巨二字 注云各本無今補於此說規矩二字之義故工部巨下但云規巨也此許全書之通例也 凶部𧇧下曰𧇧齋人齋也齋下曰𧇧齋也正同

按段氏自立一例謂窺見許書之例凡同部聯縣字盡改以就已說乃於隔部者亦竄易其字𧇧齋亦段據元應書增入而引以爲證竟似許書本有之字由是以推則鴟鴞鴛鴦燧之類可改者多而未之及

七日創爲異說誣罔視聽

𧇧 注云今周易巽卦作巽許於巽下云具也不云卦名謂𧇧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三

爲易卦名之字蓋二字皆訓具也其義同其音同伏羲文王作夬孔子則作巽巽而小篆乃作夬矣夬爲卦名夬爲卦德孔子但言健順動止夬陷麗說皆卦德也其言重夬以申命夬以行權震動也夬入也夬爲雞夬爲股夬爲木爲風爲長女皆當舉卦名而不作夬但云夬以德爲名者於伏羲文王爲古今字也是可以知字有古今字之理矣許於此特言之者存周易最初之古文也此說本之江氏聲愚又謂許所見易惟此爲木爲風爲長女之字作夬猶今易禘卦傳之姤作遘也

按許言此易夬卦之字其象爲長女爲風者非謂爲長女一節作夬而全部易文皆作夬伏羲文王孔子巽字未知本自何書卦德卦名殊其字體則自乾坤而下凡因而重之之卦

其卦德卦名何以統爲一字師心自用妄生穿鑿其謬甚矣  
惠氏棟曰易顛卦改作巽乃王弼之妄江氏聲乃其傳業弟  
子學有家法必不肯倍師而爲此言昔曾見其說文筆記十  
餘冊乃未成之書晚年專治尙書未暇他有著述時段方銳  
意爲說文注因盡以貽之書中絕無伏羲文王作顛孔子作  
巽之說江徵君學問不逮段若膺之博涉而篤信謹守實事  
求是則過之志學者所當歸慕也段氏尙書撰巽譏其是古  
非今又斥其似是而非繼復云名爲重小學而大爲小學之  
妖魔障礙名爲尊說文而非所以尊說文隱其姓名亦指江  
君也於此又誣以未曾有之言其居心殊不可問許敍云稱  
易孟氏則孟氏易作顛可知說文無姤字易釋文云薛云古  
文作遘鄭同唐開成石經襍卦傳作遘蓋王輔嗣改就俗體

石經獨襍卦傳未改此古字之僅存者乃謂許所見易惟爲  
木爲風爲長女之字作𠄎猶襍卦傳之姤作遘是不信說文  
并不信古經惟其意所欲說豈不悖哉

媚一曰梅目相視也注云梅當作怒梅目或映目之誤又按  
梅當作侮史記目笑之

按禮記玉藻視容瞿瞿梅梅鄭注不審兒也則梅字不誤反  
覆致疑而三易其說何也

八曰敢爲高論輕侮道術

哭注云許書言省聲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載全字指爲  
某字之省若家之爲豸省哭之从獄省皆不可信獄固从𡗗  
而取𡗗之半然則何不取穀獨倏俗之省乎竊謂从犬之字  
如狡獯狂默猝猥獬獯狀獯狎狃犯猜猛狃狃狃獨狩

臭弊獻類猶卅字皆从犬而移以言人安見非哭本謂犬嗥而移以言人也凡造字之本意有不可得者如禿之从禾用字之本義亦有不可知者如家之从豕哭之从犬愚以爲家入豕部从豕𠂔哭入犬部从犬𠂔皆會意而移以言人庶可正省聲之勉強皮傅乎哭部當廁犬部之後

按說文乃解字之書非許叔重所造之字也前人所以垂後而後人說之不當以造字之意不可得用字之義不可知而疑許并咎許也字不外乎六書哭字於指事象形會意轉注段借五者無可言固當以形聲言之矣𠂔部之後繼以哭部𠂔驚嗥也悲哀聲也字以類從於犬無所取義故不入犬部亦不在犬部之後所謂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如果當入犬部許必不舍从𠂔犬之直捷易見而紆曲其說必欲附會从



犬之義則穿鑿而不可通矣凡省聲之字或專取其聲或取其聲而義亦相近哭云哀聲穀獨倏裕毫不相涉取獄省聲者繫於園土情主乎哀義各別而意有相因豈容肆口訾毀以爲勉強皮傅至云从犬之狡獪等卅字皆移以言人安見哭非本謂犬嗥而移以言人則荒唐尤甚字之爲用廣矣非止一義如狡獪等字或言人或言物或言事視所以見義非以施之於犬者移以言之也犬嗥而移爲人哭悖孰甚焉段注告字曰牛與人口非一體而於家字哭字皆欲移畜以言人許叔重何動輒得咎若此忽云當入犬部从犬卽忽云哭部當廁犬部後意不主一語無倫次徒爲有識者所嗤耳剛愎不遜自許太過吾爲段氏惜之

九曰似是而非

弋古文一 注云此書法後王尊漢制以小篆爲質而兼錄古文籀文所謂今敍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十之一二而已仍則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則小篆非古籀也故更出之一二三之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弋弋弋也蓋所謂卽古文而加異者當謂之古文奇字

按古籀之文中豐而首尾皆銳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籀而以小篆法書之旣定一字爲正文兼取其異者爲重文錢少詹事大昕曰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耶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弋弋弋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弋弋

式之下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古於一也  
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亡滋  
甚矣其言明確可信許書正文之外凡有合於六書者備載  
之皆別體也是以重文古籀或多至三四字孫氏星衍云言  
古籀者明本字篆文言篆者本字卽古籀文與段說同亦未  
見及此段氏旣持此論而獨不能謂一二三之非古文乃曰  
弋弋弋當爲古文奇字此曲說亦遁辭也全書所載古文多  
矣能辨析某某爲古文某某爲古文奇字乎抑惟此弋弋弋  
爲奇字乎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卽新莽時六書所云二曰  
奇也凡眈全無說文皆曰奇字晉下云一曰晉卽奇字晉其  
不言者未可肌斷

疑 从子止土矢聲 注云此六書有誤七矢皆在十五部部

非聲疑止皆在一部止可爲疑聲七部有死未定也當作从子死省止聲以子死會意

按段以脂與之必不可通故曰非聲段於音韻最爲精審惟此說未免固滯其六書音韻表以之哈止海志代職德爲一部脂微齊皆灰旨尾薺駭賄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鐫薛爲一部支佳紙蟹寘卦陌麥昔錫爲一部謂三百篇外凡羣經有韻之文及楚騷諸子秦漢六朝詞章所用皆分別謹嚴不相淆混舉詩相鼠魚麗之二章三章證爲一韻連用而人不辨爲分用故於許書諧聲字多所竄改卽仍其舊亦必於注辯之細考秦漢以前用韻未盡如所說也支脂之同用之文何可勝舉卽三百篇言之召南江有汜首章汜以悔六止與十四賄韻邶風旄邱四章尾子耳七尾

與六止韻靜女三章蕘異美貽十二齊七志七之通爲一韻  
衛風碩人頎衣子妻妹姨私八微六止十二齊十八隊六脂  
通爲一韻鄭風褰裳二章洧士五旨與六止韻風雨三章晦  
已喜十八隊與六止韻子衿次章佩思來十八隊七之十六  
哈韻齊風盧令次章鉤偲十五灰與十六哈韻秦風渭陽次  
章思佩七之與十八隊韻曹風鵙鳩次章梅絲騏十五灰與  
七之韻采薇六章依霏遲飢悲哀八微六脂十六哈韻小弁  
四章嘒潁屆寐十二霽十三祭十六怪與六止韻小旻二章  
哀違依底十六哈八微五旨通爲一韻蓼莪三章恥久恃至  
六止六至韻四月八章棖哀六脂與十六哈韻楚茨五章備  
戒位止起尸歸遲私六至十六怪六止六脂八微通爲一韻  
甫田三章止子喜否六止與五旨韻大田首章戒事十六怪

與七志韻車聲首章華逝渴括喜十五轄十三祭十二曷十

三末六止通爲一韻賓之初筵五章否史恥五旨與六止韻

文王二章已子世六止十三祭通爲一韻縣三章飴龜時茲

七之與六脂韻生民六章秬芑祀五旨與六止韻行葦首章

葦履體泥弟爾几七尾與五旨十一齊四紙韻既醉五章時

子匱類六止與六至通爲一韻假樂四章紀友士子位暨六

至與六止通爲一韻版六章箴圭攜益易辟五支十二齊五

寘二十二昔通爲一韻

段氏音韻表以支寘昔列十六部齊列十五部至分用說又偁圭攜爲弟

十六部記  
憶之誤也

抑十章子否之事耳知六止五旨七之七志五支

通爲一韻崧高八章德直國碩伯二十五德二十四職二十

二昔二十陌韻瞻卬三章鳴階誨寺六脂十四皆十八隊七

志通爲一韻五章刺富忌類瘁五寘與七志六至韻噫嘻私

里六脂與六止韻潛鮪鯉五旨與六止韻駟次章駟騏佻期  
才六脂與七之十六哈韻又周易豕辭傾否先否後喜噬乾  
肺得金矢鼎顛趾利出否俱旨與止韻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六脂與七之韻遯象傳災志憊事否志疑十六哈七志十六  
怪五旨七之通爲一韻繫辭上傳三章位卦辭介悔大易之  
六至十五卦七之十六怪十八隊十四泰五寘通爲一韻八  
章小人之事也君子之器也七志與六至韻是皆支脂之通  
用之確證亭林顧氏所分之部是已拘泥尠通則動多窒礙  
無事自擾殊可不必也匕部𠂔下云从匕矣聲矣古矢字此  
从子止士矢聲六字當是从子止矣聲五字轉寫譌析矣爲  
二字耳不如段氏所說也觀鉉本引錯曰止不通也矣古矢  
字反匕之幼子多惑也可見說文原本作矣聲無疑

敍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注云轉注猶言

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爲訓如諸水相爲灌注交  
輸互受也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  
也數字同意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漢以後釋經謂之注  
出於此謂引其義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建類一首謂  
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  
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旨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  
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倣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  
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獨言考老者其顯明親切者也  
老部曰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之謂轉  
注蓋老之形从毛匕屬會意考之形从老丂聲屬形聲而其  
義訓則爲轉注全書內用此例不可枚數但類見於同部者



易知分見於異部者易忽學者宜通合觀之

按此戴氏震說段本諸師也戴氏之學爲當世所推重而此則未敢以爲然爾雅取義同之字而歸於一非一首也如所說可云建類爲一而不可云一首可以釋同意而不可以釋同意相受轉注者言其字非指解說造字之始無所憑依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又轉相混注以爲字五者之外又依於義與聲段此以施於彼爲段借故曰字者孳也言孳乳而寢多也若謂轉注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以四種爲體轉注與段借爲用非古人稱六書之義異字同義互相訓釋此後人訓詁非前人之造字字必有其義轉注取一字之義而滋數字非卽互訓江徵君六書說曰轉注者轉其意也蓋合兩字以成一意者爲會意取一義以槩數字者爲

轉注會意言會合其義轉注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茲之  
注考老之字立老字以爲部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  
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耄壽考之類凡與老同  
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槩數字所謂同意  
相受叔重但言考者舉一以例其餘耳其言明通鬯達自昔  
言轉注者眾說紛紜惟此最爲得旨孫淵如星衍爲江君立  
傳言其說轉注之義與戴東原不附和苟同蓋極僞之異部  
字互訓非轉注斷斷然也大興朱氏珪亦采江說

十日不知闕疑

遼人所登从辵各象闕注云此八字疑有脫誤當作从辵  
从略省从象人所登也故从辵十四字今本淺人所亂耳人  
所登蒙高解从辵之意也略者土地可經略也象者土地如

刻木彖彖然蓋从三字會意

按解云闕聞疑載疑無由理而董之也必欲得其義而以肌斷之所定十四字果可謂之古本乎以今本爲淺人所亂何以尤而效之強作解事其說支離詰屈許敍云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指段氏未免蹈此陋習

十一曰信所不當信

隸 注云九經字樣云隸字故从又持米從柰聲又象人手經典相承作隸已久不可改正元應書曰字从米𠂔聲𠂔从又从崇音之絹切考楊君石門頌王純碑作彖與字樣合魯峻碑作彖與元應合二人所謂蓋謂說文而右旁皆作彖元應說近是

按唐元度不通六書不可爲典要元應不專宗說文石門頌

等碑皆隸書不足證篆體

十二曰疑所不必疑

尙古文貴字 注云古文貴不見於貝部恐有遺奪

按古文字不列於篆而見說解許有此例非遺奪

十三曰自相矛盾

鸞亦神靈之精也 改亦爲赤 注云赤各本作亦誤今依執

文類聚埤雅集韻類篇韻會正

按瓊字解改赤爲亦引鸞下亦神靈之亦字證說文有言亦者而鸞下注又以亦爲誤是以改去之誤字作證也前後乖異而不自知診下亦並未依李賢增亦字

十四曰檢閱麤疏

隸 注云各本篆文作隸非也从卽禮切之弟則不得云隸聲

云蒲撥切矣。出普活切。隸變作市。廣韻述北末切。急走也。跣蒲撥切。行兒。趨上同。此三字實一字二音。實一音也。許書言刺入。與述音義同。自下文選譌爲述。因改此述爲述。而以蒲撥北末分隸之。其誤久矣。

按繫傳前頓之選誤作述。而此篆則不誤也。何未之見。十五日乖於體例。

一 注云古音第十二部凡言一部二部以至十七部者謂古韻也。玉裁作六書音均表識古韻凡十七部。故旣用徐鉉切音矣。而又某字志之曰古音弟幾部。又恐學者未見音韻之書。不知其所謂。乃於後附六書音均表五篇。

按段氏審於音韻。中年作六書音均表。極爲精核。不若注說文解字時。老將至而耄及之也。然書出段氏之手。創爲十七

部之說自倉頡造字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下逮徐  
鉉輩皆非所逆知也注古書而襍以己書大非體例徐鉉繫  
傳云通論備矣乃同爲解說文之書詳於彼而略於此故爲  
此言非如段氏強古人以就己之繩墨鄭康成注三禮箋毛  
詩皆完書未嘗以所著他書攔入亦不云某作某書附刊以  
行也自漢迄明俱無此體自視過高遂有此蔽

張先生宗泰

張宗泰字登封號筠巖江蘇甘泉人乾隆己酉選拔貢生朝考  
用知縣以父年高請就教職選授天長縣教諭訓士以敦品績  
學爲先修葺黌序籌備樂舞一一皆實力奉行遇有水旱偏災  
奉委查驗務使實惠及民無苛無濫雖鄰封亦皆親歷不假手  
於胥吏巡撫朱文正珪知其勤恪欲保升知縣先生力辭丁父

憂年已逾六十喪葬悉依禮法服闋在籍候選道光元年鄉人  
擬公舉孝廉方正復力辭再選合肥縣教諭職事修舉與官天  
長時無異引疾歸十二年卒年八十三著有周官禮經注正誤  
一卷爾雅注疏本正誤五卷孟子七篇諸國年表二卷竹書紀  
年校補二卷質疑刪存三卷天長縣志彙十卷又有舊唐書疏  
證新舊唐書合鈔春秋左氏傳讀本正誤乙部攷日長編新唐  
書天文志疏正二十二史日食徵冬夏兩至攷宋遼金元朔閏  
攷各若干卷

參薛壽  
撰家傳

質疑刪存

### 羲和見征非由日食考

推日食古無其法始見魏楊偉所上景初麻其漢初三統麻祇  
有推月食法及五星行度其日食則自漢以前皆見食而後知

之故漢書於日食往往云京師不見某邑以聞又熹平二年下  
注引四年正月朔蔡邕上書云日體微傷羣臣赤憤赴宮門之  
中無救乃各罷歸而禮載孔子送葬遇日食而止柩就道左諸  
侯見天子日食居廢朝之一皆是也若史官能預測之何不別  
擇一日以行事乎且不知食日者之爲月故禮記祇云適見於  
天又周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嗣是春秋沿而書之俱是見  
日之食而爲之辭故漢志以日食入五行志不入天文志且孔  
子亦云安知其不見星也非若後世可據月行而定其食之分  
數爲史官之職又昭十七年傳云祝用幣史用詞史之職第與  
祝等作僞古文尙書者出魏晉間人因見昭十七年四月日食  
之下太史引夏書云云遂附會羲和之征爲由日食考其時在  
行景初麻之後其人似稍知麻法以房爲秋月日所在之宿故



於辰弗集於房之上增季秋月朔造允征一篇不知書序止云  
義和澠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史本紀同而多在中康時數字  
然則義和見征在中康時史或可據而細釋時日云者日當指  
甲乙之日朔閏有誤則日不在時故曰廢曰亂舜巡狩時協時  
月正日則時日爲有天下者之大事又啟之戰甘亦云有扈氏  
怠棄三正或羿之專政實有改時日之事如後世或改用丑正  
子正者中康得以爲辭而書序著之是日非七政中之日也若  
是日食何與於時且即使罪在不知日食何至六師移之況係  
一史官之失何爲云玉石俱焚乎此又自貢其僞者矣

臧文仲考

達乃臧哀伯之名見桓公二年傳而林堯叟於莊十一年傳臧  
孫達曰下注云卽臧文仲故惠定宇謂達爲辰之誤然按杜注

於本年傳上臧文仲曰注臧文仲魯大夫而臧孫辰魯大夫乃見莊二十八年經注假令十一年傳卽作臧孫辰不應至二十八年始有注以襄八年鄭侵蔡子產無文德而有武功之論見怒子國推之則春秋時大夫之子雖未嗣位父子同朝者甚多無嫌先爲文仲之言後爲哀伯之言祖孫同論如陳文子之於桓子則達非辰字之誤杜之無注以哀伯名達之已見於前也且文仲卒於文十年計自莊二十八年至文中閒莊公仍有四年又閱二僖三十三再加文公十年是文仲以卿見經後歷四十九年而又逆數至莊十一年則總凡六十六年春秋時當國久者莫如鄭子產子產自襄十年爲卿卒於昭二十年不過三十三年而見怒子國時在襄八年卽自此年順計之而至昭二十年亦祇共四十四年耳考臧氏世系僖伯卒於隱五年

而哀伯之卒傳無可考伯氏併無諡自緣未嗣位之故則哀伯  
之後卽接文仲自隱五年至莊十一年不過三十五年則哀伯  
猶在無疑況宣叔雖自宣十八年始見而嗣位必在文十年考  
其卒於成四年在位亦不過三十年但使文仲卒年八十則莊  
十一年不過年十三四設止年七十則未必早慧如斯且莊二  
十八年以後傳多載文仲之事與言而自莊十一至二十八中  
閒傳文所引爲申繻十四年曹劌三十三年御孫三十四年之言絕無文仲  
一事一言是所疑轉不在達字之誤矣

### 孔子生考

襄三十一年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此與史記孔  
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同然左傳止續經於哀十六  
年四月書孔丘卒而孔子之生則二傳備之穀梁傳襄二十一

年庚子孔子無月而是年經盡十月不別書月則生在十月可知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年與穀梁同而特書十一月此是各書所聞而可據者惟日之庚子考襄公二十一年經十月庚辰朔三傳同則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十一月不得有庚子按二傳在史記前似非無據而金仁山定以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日連月日食爲非生聖人之年更謂八月二十七日已交九月朔氣故公羊作十一月穀梁作十月皆是臆爲附會至授時有一定之法惟今西法有閏日而無閏月月之初一皆起節氣然尙有太陰年太陽年之分未聞三代之時卽以節氣定月也則十有一月自爲公羊之誤而二傳皆曰庚子後人尙得據之以推其月至杜氏襄三十一年注及哀十六年注雖均主襄二十二年而昭七年傳注云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

五按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則上距襄二十一年正合三十五之數是杜又未嘗不以孔子爲生於襄二十一年與賈服諸說同而正義轉據前注謂爲三十四之誤由此推之恐前後傳注俱當作二十一其所云十歲年七十三者恐皆係後人據上注改之而孔子之生斷當爲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周時十月建酉當爲今八月二十一日無疑若穀梁注以爲己卯今本譌與爲乙卯與他說以爲己酉日者不同大抵自秦以前歲之甲子多出後人推算姑從闕疑可也

封禪書齊桓涉流沙辯

封禪書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以望江漢齊世家

同管子封禪篇闕今本按大夏有二一卽太原在春秋時爲晉

乃據史記文補者

地若流沙則在禹貢雍州域外卽伐晉亦不得越境而涉之況  
僖九年會於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  
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杜預釋例宋地陳  
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是宰孔所謂西者尙在今河南歸德府境

春秋大事表考城縣  
下宋葵丘在縣治東

則桓公征伐會盟所及俱未至晉故獻公

聞宰孔之言而歸

惟是年冬齊侯以里克殺奚齊卓子討晉亂  
及高粱而還杜注高粱晉地在平陽縣西南

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也  
是時晉都絳遠在晉陽之東南

而況流沙一卽史大宛列傳月

氏所繫而臣之者其地在今西域之西而流沙自古以居延澤

當之在今甘肅之北一西一北雖在域外而道亦歧出且大夏

之名至張騫使月氏方知其地而卑耳之山史記索隱云在河

東大陽大陽今山西蒲州府平陸縣西北去流沙數千里不待

涉之始至大抵一時夸大之詞不可爲據又或出後世附會不

定桓公當日實有此語今按齊語末一戰帥服三十一國以下

云云多與史文相類疑史即本此而其中亦有西服汜沙西吳

句西吳即虞也釋例河東大陽縣東北吳城是是仍即今平陸

縣地河渠書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引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二十里也然此亦誤孝武帝本紀天

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紀文此下接過祠泰山遂至瓠子而河

渠書云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二萬里沙實一地禱萬里沙乃過泰山則其沙在東萊可知即使

如括地志所云其沙亦在冀河之西與卑耳山西吳地理先後不合太史公不加考證而收之亦

好奇之過也惟漢書郊祀志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無大

夏涉流沙五字班書較遷史為謹嚴

黃帝無與神農氏後戰說

分阪泉涿鹿之戰為二自史記五帝本紀始而其律書則云黃

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注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當是據火災之文言之故

不以涿鹿之戰屬蚩尤然亦未確說見下又似以二戰爲一又左氏傳僖二十五年

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卜偃本未言阪泉是與何人戰杜注黃帝與神

農之後姜氏戰於阪泉之野勝之亦是本五帝本紀而言然是時晉文興勤王之師非與王戰以太叔當蚩尤或可杜不云榆

罔而云神農之後姜氏似有分寸今據史記各家注水經注所引阪泉在涿鹿

東一里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張晏曰涿鹿在上谷正義引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媯州

懷戎縣東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晉太康地里志曰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皇帝祠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下洛城

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按上谷秦置郡兩漢因之今直隸宣化府境是班志上谷郡下縣十

五其十一曰涿鹿後志上谷郡下八城其七日涿鹿即今直隸之保安州涿鹿山在州西南九十里唐媯州今直隸延慶州是

懷來縣即唐之懷戎縣下洛縣今爲萬全縣萬全縣在宣化府城西不應一帝一侯兩大戰之地

相去不遠又按殺蚩尤之地或以爲凶黎之谷皇甫謐或以爲在

中冀名絕轡之野逸周書而戰炎帝處阪泉之外無聞焉水經注

之於阪泉又曰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魏土地



記曰涿鹿城東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併流注於阪泉亂流入於涿水是不特阪泉在涿鹿而涿鹿更有蚩尤

城蚩尤泉明一統志保安州東南四十里有軒轅城又名古城

按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史記匈奴列傳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遂至彭陽正義曰彭城在媯州而後志涿鹿下引世

本彭誤作鼓此古字又鼓音之訛路史注引之以為徐州之彭城欠考其引魏土地記亦誤下洛城為濟城 此黃帝

蚩尤戰於涿鹿他書可證者也逸周書史記解云昔阪泉氏用

兵無已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夫云諸侯畔之則

是為天子之辭路史以阪泉氏為蚩尤恐猶望文為義其嘗麥

解又云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按河或阿字之譌以二篇之言而

證之獨鹿當即涿鹿獨涿音同獨濁形近魏文帝受禪名山陽公所居為濁鹿城或本於此晁氏以為西

戎地名 一云徙居一云逐帝俱在於此啟筮曰蚩尤伐空桑疑

無據 榆罔自空桑為蚩尤所逐而徙於涿鹿阪泉既在涿鹿東一里

則徒涿鹿卽徒阪泉也逸周書之阪泉氏當卽指神農之後特

蚩尤疑亦有炎帝之號今直隸延慶州之北有赤城縣地志云

古蚩尤所居之地赤爲火色蚩尤所居爲赤城而律書又有戰

涿鹿以定火災之說或蚩尤逐帝之後未更其運不必如羅泌

路史劉氏外紀以蚩尤爲姜姓亦炎帝之後云云大率自史記

後故書雅記亦多知黃帝無與神農氏後戰之事但未有明據

不能匯眾說而折衷之黃帝之承火運自緣神農之後德衰軒

轅又能誅蚩尤諸侯遂去神農氏而尊軒轅氏非禪讓嘗麥解祇云赤

帝大懼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未及黃帝所以得爲天子之由亦非征誅倘果如五帝本

紀云三戰而後得志則是黃帝先湯武而革命也何易象傳不

以黃帝當革卦而繫辭轉與堯舜同稱爲垂衣裳而天下治乎

三戰而後得志或與蚩尤戰有其事屬之炎帝非也據史記不

如據易與左傳以存疑卽逸周書非果孔子所刪之餘要亦在  
司馬氏之前司馬氏刪眾說而爲一家之言不知蚩尤與神農  
之後戰亦在涿鹿蚩尤與榆罔前後俱稱炎帝而黃帝實禽殺  
蚩尤因涿鹿別有地名阪泉遂分以屬之亦宜讀書最忌穿鑿  
然有書可據會而通之正不必以仍前人之誤爲定論

孟子七篇諸國年表

說

孟子列傳謂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古史謂孟子  
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據史記則孟子先游  
齊後游梁據古史則孟子前後兩至齊近人江慎修則謂孟子  
實先至梁而後至齊觀其本書可見去梁在襄王初立之年適  
齊當在其後至周赧王元年齊有伐燕之事通鑑謂在宣王十

九年者是也

此据通鑑以宣王立於周顯王三十七年  
後史記十年若從史記則在湣王十年矣

今按三

說古史近是但考孟子去梁之後適齊當有二合計實三至齊

一在未至梁時考竹書紀年齊以惠成王後十三年封田嬰於

薛實周顯王四十六年  
較史年表前二年戰國策載有靖郭君城薛事疑滕文公

所問齊將築薛卽此時而孟子稱文公爲君與爲國章稱之爲

子者不同是已在文公卽位踰年之後定公之薨當在此前二

年孟子二篇下記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應是自鄒游齊適

當定公旣薨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孟子

於定公薨後未五月以前尙在鄒故然友得奉文公命往問孟

子後至齊適與五月之期相值此所爲以齊卿出弔歟

季氏本  
以出弔

爲文公之喪謂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重文  
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以盡存歿始終之大禮也季  
氏此言蓋以文公之謚見於孟子必文緣是役以王驩爲輔行  
公卒在孟子前故云爾然亦無明据

終事未嘗與言或反齊後因與之不合而去此初至齊當卽史

記古史所指為在適梁之前者也一在去梁以後當齊宣王二

十五年通鑑以此年為宣王十五年按威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因伐燕之事不合故以宣王前十年增入威王之世

作四十六年而下移宣王十年於湣王前十年與史同作十九

年特威湣二王之年增損不同季氏本曰宣王之世上損十年

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通為

二十九年庶幾近之据此說則與史馬陵之戰繫之於宣王者

正同故此年得為宣王二十五年暨宣王末年孟子因母卒自齊葬於魯中間

在齊當有四五年較前次為久則書中齊事之多當在此數年

中一在湣王既立之後當孟子既葬母於魯復反於齊適燕人

因宣王取燕而不置君立太子平為王故沈同問燕可伐陳賈

為王解慙次於充虞路問章之下而通篇俱稱齊王以湣王之

卒在孟子後無諡可稱故也黃東發曰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止稱王者

作孟子時湣王尙在未有諡可稱此與古史後見湣王之說合然未見湣王之

先孟子久在齊特因葬母歸魯此有本書可据大事記於赧王

元年

即宣王二十九年

即記孟軻致爲臣而歸雖主宣王伐燕以求合

孟子而其實太子平之立在湣王即位以後若非燕人別立君

孟子書何以云燕人畔也是致爲臣定在湣王時今得黃氏之

說通之

說詳上

則伐燕一事於國策荀子史記俱合而事湣王之

說有徵矣迨至出書而王不之追孟子遂終不復至齊云

備齊婦矣能至出畫而王不之飲孟子數然不則至者云

歸豎文王俱升燕一連勿圖數降千史所具合顧神錄上之

孟子春師以云燕人輒身具姪為官家亦帶王親人

孟子而其實太平平之立奔帶王時以是外齊非燕人則立

云半十八年昭陽孟師姪為臣補補主宣王外燕以

清儒學案終二百九十七終